

大案要案追踪纪实系列

彭祖貽 孙学敏 等/著

中国重案

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案要案追踪纪实系列

中国重案

4



* T137265 *

彭祖贻 孙学敏 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重案 4/孙学敏等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4

ISBN 7 - 5078 - 1653 - 2

I. 中… II. 孙…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443 号

中国重案 4

作 者	孙学敏 彭祖贻等著
责任编辑	王先豫
版式设计	晓 乘
封面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33508[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12.25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1653 - 2/C · 111
定 价	19.8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图书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逃犯之一



红颜杀手姜丽华





被缴获的枪支、子弹和弹匣。



犯罪嫌疑人在铁窗内。



犯罪团伙成员



研究抓捕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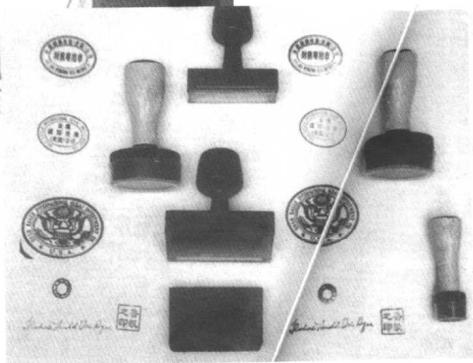
犯罪嫌疑人杨盛



犯罪嫌疑人胡珉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用于诈骗的印章。

非法套购的增值税发票。



目 录

- 1 鸭绿江谜案
- 52 宜昌打黑纪实
- 95 魔王杨天勇犯罪集团案侦破纪实
- √190 血案背后的隐情
- 211 八卦电报之谜
- 235 百万富姐失踪之谜
- √254 缉拿色狂凶手
- 268 大恶的终结
- 279 4·10 特大持枪枪劫案侦破纪实
- √328 花季少女死亡之谜
- 350 '97 特大金融诈骗案
- 363 上海国税第一案
- 373 第八个打听按摩小姐的人

鸭绿江谜案

一 风雪夜大山深处的不速之客

大雪飘飘，朔风横吹，弥漫了长白山区的苍茫大地。世纪末的12月14日，午夜前22点20分，家住吉林省长白县十四道沟镇干沟子村的张家，劳累一天的女主人王秀兰看着电视不知啥时已经睡了。男主人张道胜和孩子还趴在被窝里瞪着眼睛津津有味地等着广告之后，继续看电视连续剧《西安大追捕》的下一集。突然，院里的狗狂吠，有人踏着厚厚的大雪卡嚓卡嚓急匆匆来到他家窗前，随着冻满冰霜的窗户被“砰砰砰”用力地连续敲打，来客喊着张道胜的名字。

还没等张道胜下地开门，突见一个身披雪花、汗流满面的女人闯进来，张道胜大吃一惊，穿条衬裤坐起来，望着女人：“嫂子，你咋来啦？”

来客叫刘品。她目光散乱，擦了擦额上的冷汗，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见屋里两铺炕上都没有自己的丈夫刘作普，浑身一

颤，刹那间手脚冰凉，急声问道：

“你大哥前些日子没来找过你？”

“没呀？”张道胜说，“咋的了？”

刘品用手抹了一把突然涌出的眼泪，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已经醒来的女主人王秀兰，又叮问了一句：“道胜，你大哥对你不错，你们可别骗我呀？”

“我骗你干啥呀？他真的没来，不信你问秀兰！”张道胜极力抑制住心灵颤动。

来客忍不住一声呜咽，大滴大滴的泪珠终于抑制不住地滚出了眼眶。见她这样，睡得稀里糊涂的张道胜的妻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坐起来，看清不速之客后，急忙热情地嘘寒问暖，“哎呀嫂子呀？你啥时候到的呀！”农村女人纯朴热情的天性让刘品心头一热，但此刻她实在没工夫跟她细说，心事全在丈夫身上，痛苦担心中好不容易挤出一个苦笑算做回答，这时才想起把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来。王秀兰不知根底，又问她外面冷不冷，“嫂子，你还没吃饭吧，我下地给你做点。”

刘品一把拦住她，带着哭腔说：“还吃啥饭哪？你大哥离家八九天没回去了，身上还带着钱，至今下落不明，连个电话也没往家打，今天一早3点来钟我就从家出来了，松江河找了，长白也找了，哪哪都找遍了，可哪有个影儿呵？……”

王秀兰心里一惊，瞅瞅丈夫。张道胜也瞅瞅她，没吭声。刘品一边哭一边继续说：“12月2号他跟我说你给联系好了一吨（人）参，说你让快来长白看货，我不让他来，都到年根了还出去跑啥呀，再说现在哪哪都挺乱，他一个人带那么多钱出门咋让人放心呀？我让他等孩子放假从长春回来跟他一起来，有啥事还有个照应。可你大哥说啥不干，顾着年前多挣点，5号

那天他去银行取出钱连家都没回就走了，到今天也没回去……”也许她感到有什么不祥预兆，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就扭身搂着王秀兰忍泣不止，弄得王秀兰也不好受，扶着她瘦弱的肩膀掉眼泪。

沉默一会儿，张道胜问：“那他没说去啥地方？”

“他就说上千沟子来找你呀！”

“可他根本没来呀？”

张道胜劝道：“大嫂你先别哭，能不能是大哥怕你不让他走骗你，你们两口子走两岔儿去了，你上这来，可说不定大哥这会已买到人参拉回去了？”

“不可能，要回去他早回去了，这么长时间连电话也没往家打，以前从不这样！”来客斩钉截铁，擤了把鼻涕。

“万一呢？”王秀兰也说，她希望是这样。

刘品低声啜泣着。她是个急性子，嘴上虽说不可能，眨眼工夫转念又想，倒希望真的是那样。于是不顾已经小半夜又天黑路滑，抹着泪急匆匆跑到村里敲开小卖店又给家里挂了个电话，结果一颗悬着的心再次压上沉重的巨石，彻底失望了。这种失望带来的打击更强烈，更让她无法承受。这似乎真的暗示了什么！她是哭着深一脚浅一脚，摔了好几个跟头重新回到张道胜家的。膝盖都跌坏了，却没觉出来疼……

“你想怎么办，大嫂？”张道胜已经穿好了衣服，关心地问。

“我寻思你大哥这次买参十有八九是叫人给害了，不是绑架，就是……叫人抢了。”

张道胜暗吃一惊：“能么？！”

“肯定！”

想到此，来客泪水纵横，她知道，自己被逼上了绝路，不报警不行了！

张道胜凝视着窗外雪夜，仰天长叹，半天不发一语。慌乱中，他又从另一个方面提出疑问：“大嫂，有句话可能我不该说，可到了这时候不能说也得说，他在外面能不能有别的女人，是不是拿钱找小姐去了？”

“不能！他不是那样人，”刘品一口否定，“在一堆过了几十年了，你大哥要是有那份花花肠子也早等不到这一天了，那些抹巴得吓人的‘小姐’别说还要钱，就是白给他他也不会要！”听着她斩钉截铁的口气，张道胜翻了翻眼睛，一脸苦相：“难道我大哥他真的……咳！”

最后，张道胜说服刘品到附近再找找刘作普。

第二天，一夜的大风雪终于停了，但天依然阴沉沉，干巴巴冷。

干沟子村离十四道沟镇不太远，消消停停地走也就半小时，今天不行，风直往脖子袖筒里钻，顶着小风脸冻得猫咬似的又木又麻，一会儿就没了知觉。张道胜和刘品背过身去退着走一阵，再转过身来正着走一阵，好歹进了镇子。

这天恰好是阴历二十九，逢单儿，十四道沟镇周围村屯都到这来赶集。在东北农村，冬天赶集是农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大事，他们主要通过这种定期聚会的方式来调剂一下冬闲季节枯燥沉闷的农耕生活，既出售土特产，也购买必需品，达到交换物质产品和精神交流的目的。因此只要逢上赶集天，在人口稀少的长白山林区的各乡各镇无不人头攒动、繁荣空前，平时没有多少人的牛肠子大街上拥挤着各色人等。张道胜和刘品一走进镇。就好比两条小虫陷进了人头的海洋，任凭他们心

急火燎左冲右突也无济于事。

对于张道胜来说，赶集的人群有一多半都是熟面孔，从一进大集开始。他就不停地同熟人打招呼，他为自己有如此众多的熟人朋友而感到面子大放光彩。当然也不忘顺便打听对方见没见过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不幸的是，都说没见着，不认识。张道胜并不泄气，一个岔路街口出现了三个戴棉警帽的身影，能看出他们是镇上边防派出所的，张道胜挤过去跟他们打招呼，又问看没看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回答说不知道。

刘品欲哭无泪，只能跟着继续一路打听下去。

下午，空着肚子的他们又打车到县城各旅店和农贸市场刘作普可能落脚或该去的地方查询，结果一样。本来寻访途中张道胜就几次建议到小吃铺吃顿饭，可几次都被同行的刘品无声的沉默打消了念头，最后到了县城，刘品说要吃你去吃吧，我不饿，就一个人找旅店去了。她心里掂记着快点到公安局呀，到了这时候，也只有那个地方让她保留着最后一点不灭的渺茫希望！

二 消失在茫茫林海中的刘作普

鸭绿江大街 22 号。担负着当地社会治安稳定与边境安全双重任务的长白县公安局便在这座大楼内。12 月 16 日，又一夜的暴风雪在黎明前风停雪住，县城一片银白世界。

审了一夜案子，终于拿下犯罪嫌疑人重要口供的刑警大队长徐风晓，让安平和邵刚两个年轻刑警把人送回一壁之隔的临时羁押室，然后让个个熬得胀头红眼的下属们抓紧时间眯瞪一会儿，养养神，天亮后好有力气下乡起赃抓人。安排完，

徐风晓自己也回到办公室。

合衣躺在办公室值班床上,闭了灯,才发现窗户外已透进微明的天色,又是一宿没合眼!徐风晓把新一天的工作环节滤了一遍,直到认为可以放心了,发胀发沉的脑袋才感到真有点迷迷糊糊了……

就在刚刚进入朦胧佳境时,一向警觉的徐风晓猛地被一阵响动惊醒,还没等他穿上鞋,一男一女已经闯进他的办公室。

女的尚未露面,哭声已经进门,转眼站在他的面前,早已泣不成声,因此尽管她说了许多话,可因为她说出的话全部掺杂在断断续续的眼泪和哭声里,徐风晓人虽醒了脑袋却好像还没醒过来,竟一句也没听明白她哭诉的到底是啥,但他知道肯定又出了大事!

“咋回事?”徐风晓披上衣服,揉揉眼睛问。

“我丈夫失踪了!呜呜呜……”

“失踪了?”徐风晓睡意全无,这下子真醒了,也精神了。

“坐下说,坐下说,怎么回事?”

女的强忍眼泪,刚想细说,就听跟她一起进屋的那个男的说:

“徐大队,是这么回事。我叫张道胜,干沟子村的,她叫刘品,抚松东岗的,俺俩来报案,她丈夫失踪了。”

刘品正想找地方坐下,她有点站不住了,徐风晓顺手一指让她坐沙发上。张道胜接着解释道:“她丈夫叫刘作普,前些日子来咱县收入参,至今八九天了,下落不明,昨天半夜她上我家去找,我也没见着呀?我又领她到十四道沟和县里来找,也没找到。”

“她怎么上你家去找？”徐风晓转向张道胜，想起他刚才直呼“徐大队”，又盯问一句：“你认识我？”

“我也是长白的，能不认识你吗？”又说：“我有个亲戚也在你们公安局。”

徐风晓刚想问是谁，话没出口敦厚的嘴角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心想：都爱来这套，一到这地方来不管什么身份也不看什么场合，都想跟公安局沾点亲带点故。嘁！好像有啥亲戚在公安局腰板就硬了……想是这么想，表情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仍然神不外露，庄重严肃，嘴里问出的话却是：

“刘作普在长白还有别的朋友或者亲戚吗？”

“没有，就他一个。”刘品一指张道胜。

“俺俩是朋友。”张道胜说。

“你们说他可能失踪了，根据或者线索是什么呢？”

“也没啥根据。就是直觉，我大嫂到俺家一找一哭，我也毛了，直觉告诉我这分析也许是对的。”

“直觉不能代替事实。”徐风晓故意这么说了。一句。

“有时比事实还要准确——他没失踪，怎么能哪儿也没找到？”张道胜挺较真。

“是么……”徐风晓突然截断他的话头，“你上过几年学？”

“初中。”

“哦，”徐风晓点点头，心说，难怪！又是“也许”，又是“分析”，还有什么“直觉”之类，没有九年文化怎么说得出来？手中的笔却下意识中在纸上划拉出了好几个“张道胜、张道胜”。冷丁回过神来一看，又拉掉了。“你和刘作普是怎么个朋友，从头说说，越细越好。”徐风晓一字一句地说，

张道胜咽了口唾沫，望了望身边的刘品说：“我和老刘在

一起做人参生意好几年了，有赔有赚，关系处得也挺好。今年他又托我给他联系，我就在宝泉山和老保队参场给他联系了一吨货，本来打电话都说好了，老刘也答应上长白来看货，让我到时接大客车。可不知咋整的，那天老刘根本就没来，下大客车的人都走光了，我也没见着他的影儿……”

“这是哪天的事？”

“12月5号！”此时刘品已经平静下来，边擦泪边抢着说。看来，她对那个对于她们全家来说也许是一个黑色日子的记忆，刻骨铭心！

“接着说。”徐风晓扭头看了看刘品，对张道胜说。

“刚才说到哪了？”张道胜掏出一盒“石林”香烟，抽出一支朝徐风晓一比划，想扔给他，徐风晓急忙摆手表示不会抽。张道胜掏出气体打火机“扑”一声点着，吐出一口浓重的烟柱随之又神奇地全部一丝不剩吸回了肚子里，然后他接着说道，“呵……没接到老刘吧，我当天晚上也回不了家，就在旅店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回的十四道沟……就这么个事儿。”

“你住的哪个旅店？”

张道胜似乎一愣，马上答道：“长白旅社。”

徐风晓默默地看着张道胜……

突然他又问刘品：“你丈夫这次出门身上带多少钱？”

刘品半点也不含糊：“四万五！”

徐风晓思考了片刻，两只大手用力在脸上刮了刮，又合在一起捏捏，粗硬的骨节发出几声脆响，倦意再次袭上来，对刘品和张道胜两人说：“行，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你们先回去，我们查查再说，有消息了会及时通知你们。有一条，如果这期间刘作普回去了，你俩也要马上给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行。”两人点头。

走到门口了，刘品忽然又转身，泪水汹涌而出，她颤抖着嗓音对徐风晓说：

“徐大队长，求你们了，管怎么好好给查一查，我有个预感，我当家的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我家不在这，来回一趟也不容易，要是他……真不在了，就是尸体，你们也要帮俺们找到呵！”

徐风晓起身送她到门外，一再让她放心，并说明不管她家是不是在长白，但如果事实证明人是在长白失踪的，那公安局就会一管到底，天下公安是一家，它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刘品感激得泪水涟涟，一步三回头跟着张道胜融入了清晨凛冽的寒风中。

徐风晓瞅瞅值班床上还没捂热的被窝，知道这个觉又“睡”黄了。

一个谜呀！只要是案子，净是些谜！

他到其他几个屋转了转，刑警们个个睡得正香，有的倦在破沙发里，有的躺在上下层值班床上，姿态各异，油光满面，那种香甜劲让他看得既眼馋又有点心酸。怕惊醒他们，徐风晓又轻轻退了出来。

他清楚这个“谜”跟所有谜一样，只有在大量甚至艰苦的摸排调查之后才能破译。让他担忧的是，这个案子一旦传开立即又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恐慌和议论，理解的会在心里“给”他们一点时间，但以往的经验证明，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他们希望有了案子马上就得破获，若一段时间内破不了案，上到局长下到他这个刑警大队长直至侦查员们的形象都将遭到严重贬损。想到此，心里塞得一点缝也没有了，哪里还有倦意和心